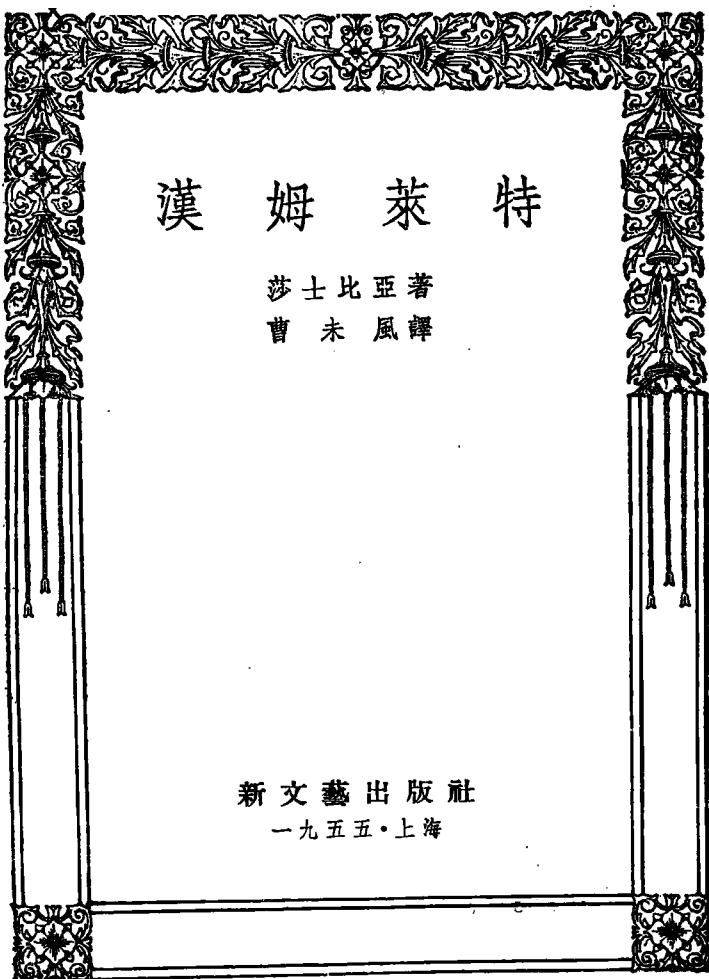




漢姆萊特

莎士比亞著

新文藝出版社



特萊姆漢

著者 比亞士
譯者 曹未風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W. Shakespeare

Hamlet

據劍橋大學版本譯出

漢 姆 萊 特

原 著 者	英 國 莎 士 比 亞
翻 譯 者	曹 未 風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766) [IV IV 6] 類別 戲劇·電影·話劇
字數 108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9/16
1955 年 3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100 冊
定價 五角九分

人 物

克勞地厄士 丹麥王。

漢姆萊特 老王的兒子，新王的姪子。

波勞涅士 總管大臣。

赫拉修 漢姆萊特的朋友。

萊阿提士 波勞涅士的兒子。

勿爾蒂芒
孔尼列士
羅森克蘭茲
基爾敦司登
奧司力克

} 廷臣。

一貴紳

一僧侶

馬西勒士
勃爾納多

} 官長。

法蘭西司考 兵士。

雷納爾多 波勞涅士的僕人。

演員多人

兩小丑 挖墳的。

芳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船長一人

英國使臣數人

葛特魯德 丹麥王后，漢姆萊特的母親。

歐菲麗婭 波勞涅士的女兒。

大臣，貴婦，官長，兵士，水手，信差，及侍從各多人。

漢姆萊特的父親，老王的陰魂。

景

丹麥。

第一幕

第一場 埃爾辛爾諾。宮堡前面的一座高臺。

〔法蘭西司考站在崗位上。勃爾納多向他走過去。〕

勃爾納多 是誰？

法蘭西司考 喂，站住：說，你是個什麼人。

勃爾納多 吾王萬歲！

法蘭西司考 勃爾納多？

勃爾納多 是他。

法蘭西司考 你來的時候真準。

勃爾納多 已經打過十二點了；你去睡覺吧，法蘭西司考。

法蘭西司考 真謝謝你來接替我：冷得要命，

我心裏又害怕。

勃爾納多 你這一崗安靜嗎？

法蘭西司考 一點動靜都沒有。

勃爾納多 好吧，明天見。

你若是碰見赫拉修同馬西勒士，

陪我站崗的那兩個人，叫他們趕快。

法蘭西司考 我好像聽見他們來了。站住，喂！什麼人？

〔赫拉修及馬西勒士上。〕

赫拉修 是這地方的朋友。

馬西勒士 還是丹麥王的順民呢。

法蘭西司考 你們晚上好。

馬西勒士 啊，你也好，老實的軍人：

是誰接替了你的？

法蘭西司考 是勃爾納多來接我的。

祝你們晚安。

馬西勒士 喂！勃爾納多！

勃爾納多 哈，

誰啊，是赫拉修嗎？

赫拉修 有一點是他。

勃爾納多 歡迎，赫拉修；歡迎，好馬西勒士。

馬西勒士 怎麼樣，這個東西今天晚上又出現了嗎？

勃爾納多 我還沒有看見什麼。

馬西勒士 赫拉修說這個祇是我們的幻想，

對於這個可怕的景像，我們雖已見過兩次，

他還是堅決地不肯聽進去，不肯相信。

所以我才特地請他來同我們

一起守望今晚的這個時辰，

以便如果這個怪物再行出現，

他可以證實我們的眼睛，而且還可以問個究竟。

赫拉修 胡說，胡說，它不會出現的。

勃爾納多 你先坐一會；

讓我們再來向你敘述一遍，你的耳朵

堵得真是嚴實，竟完全不肯聽取
我們連連看見兩晚的事實。

赫拉修 好，我們就來坐下，
讓我們再來聽勃爾納多談談這個。

勃爾納多 就是昨天晚上，
當那一顆大星，從極星向西方
緩緩移動，照耀着那一片天空的時候，
正像現在這樣，馬西勒士同我，
那時候大鐘正敲一下，——

〔陰魂上，全身披褂。

馬西勒士 住聲，停住；看，它又出來了！

勃爾納多 同死去的老王，一模一樣。

馬西勒士 你是個唸書的；同它說句話，赫拉修。

勃爾納多 是不是跟老王一模一樣？你看，赫拉修。

赫拉修 真是像：它真是叫我毛骨悚然又驚又怕。

勃爾納多 它像是在等着人同它說話。

馬西勒士 你去問問他，赫拉修。

赫拉修 你是個什麼東西，竟敢強佔這種夜晚的時分，
還裝出了我們那已經埋葬了的丹麥老王的
不時表現的英勇而又威武的雄姿？
老天在上，我命令你，說！

馬西勒士 他生氣了。

勃爾納多 你看，他走了！

赫拉修 站住！說，你說！我命令你，說！

〔陰魂下。

馬西勒士 它走了，不肯回答。

勃爾納多 怎麼回事，赫拉修！你在發抖，臉色青白：

這件事是不是不僅是幻想？

有什麼意見？

赫拉修 我的上帝在上，如果我不是

親眼看見，真實可靠，我真是

無法相信。

馬西勒士 是不是很像老王？

赫拉修 就跟你像你自已一樣：

在他同那狂妄的挪威王比武的時候

他穿戴的正是這一副盔甲；

當他在一次激動的談判當中，把乘雪橇的

波蘭人打敗在冰雪上的時候，他的怒容也正是這副模樣。

真是希奇。

馬西勒士 以前已經有過兩次，正正地在這死寂的深夜，

他大踏着威武的步伐從我們的崗位走過。

赫拉修 我不知道應該多向哪一方面去想；

但是，據我所能猜到的大致輪廓，

這個恐怕預兆着我們的國家要有些奇災異禍。

馬西勒士 好啊，請來坐下，你們誰知道，就告訴我，

為什麼要有這樣嚴緊與周密的守夜

像這樣在每天晚上使全國的軍民不得安寧，

為什麼每天都在加緊地趕鑄銅砲，

還到國外的市場上去購備戰爭的工具；

爲什麼這樣強徵造船的工匠，他們的苦工
都分不出禮拜同非禮拜的日子；
到底是爲了什麼，叫這種汗臭的匆忙
把黑夜都變成了白日的勞動的伙伴：
你們誰能告訴我？

赫拉修

這個我能；

至少，謠傳是如此。我們的老王，
他的形狀剛才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你們知道，他曾經被那個一直到那時候
都充斥着爭強的高傲的挪威王芳丁布拉斯
挑戰去比武；那一場，我們勇敢的漢姆萊特——
我們這一個世界是如此尊敬他的——
把那個芳丁布拉斯打死了；而他在事先
曾簽立了一個在各種手續上都合法的文件，
說他如果送了命，他就把他生前所有的
全部土地與財產都奉送給打敗他的人：
爲了這個，我們的老王也押下了
相等的一份；如果芳丁布拉斯比武得勝，
他的這一份也便世代地由挪威王的
子孫去承受；因此，根據這個契約，
根據那裏逐一寫明的辦法及條文，
他的就輸給了漢姆萊特。現在，先生，小芳丁布拉斯，
一身是不長進的火熾的狂妄，
在挪威的邊境上各處
嘯聚起來一批無法無天的亡命之徒，

爲了衣食，什麼壞事，
都肯去賣命投機：這不是爲了別的——
從我們國家看來至爲顯明——
祇是爲了要用強暴的手段與強迫的條件，
向我們收回他父親所喪失的上面說過的那些土地罷了：這個，在我看來，
就是我們一切準備工作的主要動機，
也就是我們要在半夜裏站崗，在全國範圍以內
匆匆忙忙，按戶搜索徵發的最重要的原因。

勃爾納多 我想大概也沒有別的緣故，就是這個：
這一種英勇的樣子，又那樣逼似老王，
偏偏在這個時候出現，全副武裝地從這裏走過，
看來是並非無因了，他本來就是這些新舊糾紛的中心
人物。

赫拉修 這乃是眼裏的一粒沙塵，叫人家心思不定。
在古羅馬帝國勢力最旺盛的時候，
在威力無比的凱撒大帝殞歿以前不久，
所有的墳墓都大敞開，蒙着白布的殭屍
的確曾在羅馬的街道上嗥叫跳躍；

。 。 。 。
像太陽碰到了災禍，羣星拖着火紅的尾巴，
洒着鮮血似的雨露；而那潮潤的月亮呢，
海神的王國都是靠着她的勢力支配，
這時也幾乎晦蝕慘淡得像到了天地的末日：
現在又出現了同樣的凶禍的預兆，

就像命運逆轉以前永遠有暗示一樣
它乃是即來的災禍出現以前的序幕，
現在上天與大地合力來指點了
我們的國家及人民。

〔陰魂又上。〕

但是輕些，看！你們看，它又來了！
我要去截住它，害死我也不管。站住，鬼！
如果你有聲音，會說話，
告訴我：
如果有什麼好事我可以做，
可以使你安心，使我得福，
告訴我：
如果你能夠預知你國家的大運，
也許，預知了就可以避免，
啊，你說！
或者如果你在生前埋藏了
什麼不義之財在地底下，
據人說，爲了這個，你們做了鬼都不得安寧，
你也說出來：站住，你說！（雞叫）攔住他，馬西勒士。

馬西勒士 我可以用長矛打它嗎？

赫拉修 打，不站住就打。

勃爾納多 在這兒！

赫拉修 在這兒！

馬西勒士 不見了！

〔陰魂下。〕

我們對它太魯莽了，它那樣尊嚴，

我們竟對它舉止無禮；

因為它同空氣一樣，是碰不傷的。

我們亂打一場祇是惡意地嘲弄着自己罷了。

勃爾納多 它才要說話，雞就叫了。

赫拉修 然後它就一驚，像犯罪的人聽到了

可怕的傳喚一樣。我聽人說

雄雞，乃是清晨的號角，

牠每天用那高亢與響亮的喉嚨

來喚醒白日的大神，一聽見這個聲音，

無論在海上還是在火裏，在地上還是在天空，

所有那些橫行無忌的和犯罪的鬼魂

都急急忙忙地奔回到它們的陰界：

剛才這件事正證明了那傳說的真實。

馬西勒士 它一聽見雞叫就不見了。

有人說每當慶祝我們

救主底生日底時辰到來的時候，

司晨的雄雞就徹夜地叫個不停：

這樣，據他們說，就沒有鬼魂敢出來走動，

祇有這些夜晚才是清淨的，這時候流星不撞，

精靈無爲，妖巫也不能施展法術，

這個時辰才真的是聖潔與莊嚴無比。

赫拉修 我也聽人這樣說過而且相信一部分。

但是看哪，清晨已經穿着玫瑰色的衣裳，

從東方露珠溼溼的山頂上過來了：

我們的聚會散了吧；照我的意見，
我們去把今天夜裏所見到的事
據實地告訴給小漢姆萊特；因爲，我以性命担保，
這個陰魂，對我們啞口無言，却一定會跟他交談：
你們是不是同意去把這件事告訴他，
這個，既爲忠誠所需，又是理所當然？
馬西勒士 好吧，我們就去；我知道今天早晨
在哪裏最容易找到他。

〔同下。〕

第二場 王宮的議事大廳裏

〔出場樂。國王，王后，漢姆萊特，波勞涅士，萊阿提士，勿爾
蒂芒，孔尼列士，大臣多人及侍從多人同上。〕

國王 雖然我親愛的先兄漢姆萊特謝世不久
那音容還清新如昨，而且我也正應該把我的心
充滿了悲苦，該把我的舉國大計
全化成爲滿面的戚容，
但是謹慎却與天性做了一場鬥爭，
我雖然應當時刻地記憶着他，
但同時也該不忘記我自己。
所以我從前的嫂嫂，現在是我的愛后，
她乃是這一個英雄王國的共同統治者，
我才似乎帶有一種失敗中的歡喜，——
一隻眼是快樂，另一隻是苦惱，

好像是葬禮當中的愉快，婚禮當中的輓歌，
在天秤的兩邊，歡樂與悲哀佔有相等的分量，——
娶了她爲妻：但是，這樣辦事，我並沒有
拒絕各位賢卿的高見，而且你們也都
充分地贊許了這件事。爲了這一切，我都深深感謝。
現在再接下去說，你們知道，小芳丁布拉斯，
有點輕視我們的實力，
也許以爲我的先兄去世不久
我的國家便一切失調，機紐都不靈活，
他自以爲佔優勢的夢想更助長了他，
他曾不斷地用無理的要求來麻煩我，
向我要求歸還他的父親
從前輸給我那最勇敢的先兄的全部土地，
雖然當初的取得完全合法。談他就到這裏了。
現在談談我們自己，同這一次會議的目的：
這一次會議是爲了這個：我這裏寫了一封信
給小芳丁布拉斯的叔父，挪威王，——
他是個無能又衰老多病的人，還不知道
他姪兒的輕舉妄動，——我要他立刻制止
他姪兒的繼續進行；因爲所有的征斂，
一切的兵役及全部準備都是要由
他的人民負擔：我現在特地差遣
你，我的好孔尼列士，還有你，勿爾蒂芒，
去給老挪威王送這封信，
你們與挪威王談話時，除了

在這嚴厲指責的條款範圍之外

你們個人沒有別的權力。

去吧，叫你們的迅速來見證你們的忠誠。

孔尼列士及勿爾蒂芒 在這件及其他一切的工作上我們都忠誠不渝。

國王 我倒也不懷疑：真心地說聲再見了。

〔勿爾蒂芒及孔尼列士同下。〕

現在，萊阿提士，你有什麼新鮮事？

你告訴我觀有些請求；什麼事，萊阿提士？

祇要你說的話有理，丹麥王

是不會不答應的：你要求什麼，萊阿提士，

有什麼是不經你請求我就不答應的呢？

我丹麥王對於你的父親

真是都賽過感情的對於思想的指引，

動作對於言語的服從。

你要什麼，萊阿提士？

萊阿提士 我敬畏的大人，

請你批准與照顧我回到法蘭西去，

！我雖然是甘心情願地從那裏回到丹麥來，

親自參加你的加冕典禮來表示我的爲臣的責任，

但是現在，我也必需承認，責任盡了，

我的思想與願望就又趨向於法蘭西了，

這一切都請求你的恩典原諒。

國王 你的父親答應你了嗎？波勞涅士的意見呢？

波勞涅士 我的大人，他不斷地苦苦逼我

已經使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最後

勉強同意了他的要求：

我請求你大人，答應他去吧。

國王 你自己去挑個好日子吧，萊阿提士；

你可以自己安排，一切由你作主！

現在還有，我的姪兒漢姆萊特，我的孩子，——

漢姆萊特（自語）比親戚親一點，說親人却說不上。

國王 怎麼回事，還是滿臉陰沉沉的？

漢姆萊特 不是的，我的大人；我是被陽光晒得太久了。

王后 好漢姆萊特，把你那黑夜似的臉色丟掉吧，

叫你的眼睛拿丹麥王當一位朋友看待。

不要永遠深垂着你的眼皮

去冥想你那已經被埋葬在土裏的高貴的父親了：

你知道這本來是平常的事；活着的人都得死，

經過這個塵世而走向永恆。

漢姆萊特 是啊，夫人，本來是平常的事。

王后

既然如此，

爲什麼，對於你又似乎那麼特別呢？

漢姆萊特 似乎，夫人！不，就是特別；我不知道什麼叫“似乎”。

我的好媽媽，我告訴你吧，所有我陰沉的臉色，

按着風俗習慣我所應當穿戴的深黑色的孝服，

以及那感到壓迫的呼吸，長短的嘆息，

不祇這些，還有，那滴不盡的淚水的長流，

與在那音容上所流露出來的沮喪神氣